

满月儿

贾平凹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

贾平凹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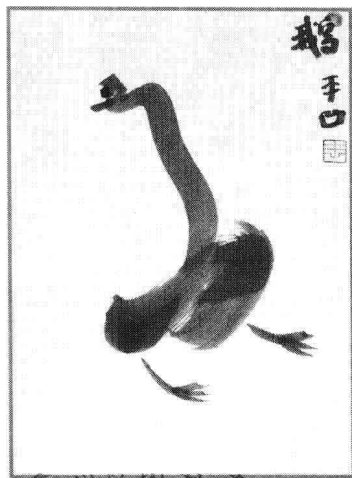
第

14

卷

满月儿

贾平凹 著



贾平凹作品

第

14

卷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目 录

一双袜子·····	1
弹弓和南瓜的故事·····	7
队 委 员·····	16
曳 断 绳·····	20
小河的冰哟·····	23
荷 花 塘·····	29
小 会 计·····	44
小 电 工·····	58
兵娃（原名《豆腐坊的故事》）·····	68
参观之前·····	79
深山出凤凰·····	90
车过黄泥坡·····	101
选不掉（原名《铁妈》）·····	105
水·····	109
帮 活·····	115
新来的伯伯·····	120
乍 角 牛·····	127
闹 钟·····	132

清油河上的婚事·····	137
春暖老人·····	151
铁手举火把·····	156
菜园老人·····	166
姚 生 枝·····	173
果 林 里·····	181
猪场夜话·····	186
第一堂课·····	191
第五十三个·····	196
老师不在·····	201
“张家大斧”·····	205
威 信·····	210
泉·····	215
隔壁那家·····	221
“交待书”上的画 ·····	226
“罪犯”（一九七六年的一次审案）·····	229
春 女·····	234
黎 明·····	237
满 月 儿·····	246
“茶壶”嫂 ·····	256
石 头 沟·····	263
夏 芳 儿·····	268
夏诚与巧姐·····	275
南庄回忆·····	284
派 饭·····	293

她·····	298
日 历·····	303
琴 声·····	307
端 阳·····	313
保京上任·····	317
眼 睛·····	330
深深的秦岭里·····	334
文 物·····	345
岩 花·····	350
书·····	361
喝 酒·····	366
最后一幕·····	372
回 音·····	384
青枝绿叶·····	392
月·····	403
花 儿·····	409
牧 羊 人·····	417

一双袜子^①

一九六〇年八月的一天，在雷锋所在部队驻地的路上，走来了一队红领巾。哟，你看那领头的不正是周铁蛋吗？胖乎乎的脸蛋圆豆豆的眼睛，红艳艳的领巾，那个活泼劲儿啊真叫人喜爱！噢，他们又来请雷锋同志讲故事了！同志们，自从雷锋当了他们课外辅导员后，凡是星期日和课外时间，不是雷锋到他们那儿去，就是他们上雷锋这儿来，这已经有一年多时间啦！

铁蛋可真神气，你看他昂着头，挺着胸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领着少先队员直奔雷锋宿舍而来。他们刚到宿舍门口，一眼就看到雷锋一人盘脚坐在床铺上，非常专心地缝着袜子，还不时地把针在头发上篦一篦，瞧那个动作呀，真像一位老奶奶。铁蛋他们奇怪了：咦！解放军叔叔还会补袜子？只听铁蛋大声喊道：“雷锋叔叔——噢，不，不，雷奶奶！”雷锋同志一看，原来是这一伙调皮鬼来了，就笑哈哈地赶忙打招呼：“嗨！快来吧，我寻思你们一定会来的！”铁蛋说：“叔叔，听你讲革命故事，已经规定为我们少先队的一项活动啦。”他低头一看，雷锋补的袜子足足有半斤重，上面的补丁一个压一个，五颜六色的；针脚密密麻麻，就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叔叔，你真巧！妈妈教的？”雷锋没有立即回答，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，然后摇了摇头笑着说：“老班长教的。”有个小同学却高声叫道：“哎呀！这袜子还补呀？”接着他纳闷地问：“部队不发新的？”雷锋打开床边一个小白包袱，摊在小学生的面前。瞧，里面有黄的军衣、灰的绒衣绒裤、

① 本篇系与冯有源合作。

白的衬衣、绿的袜子，一件一件叠得平平整整。四五个小学生的圆眼睛马上睁得更大了，骨碌碌、骨碌碌地在雷锋叔叔的脸上打转儿。雷锋说：“艰苦奋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啊——”正说着，门外通信员小王喊：“雷锋班长——团政委叫你到政治处去一下！”雷锋说：“好！”就对铁蛋他们说：“你们先在这儿等我，一会儿回来给你们讲故事。”笑着整了整衣领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雷锋走后，铁蛋他们就像一群小麻雀一样，唧唧喳喳地议开了：“部队发的有新袜子，雷锋叔叔还稀罕这双破袜子！是我，早扔到垃圾桶去了！”

铁蛋把床褥一掀，枕巾下又折着一沓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衣服，翻开一看，这是一件补了又补的衬衣、一件印有“治沙模范”字样的绒衣（也打了补丁）、一条补了几十块补丁的裤子、两双打了补丁的鞋子。再看看桌子上的搪瓷脸盆、牙刷缸子，上边的瓷几乎都掉光了……怪，这才怪了。雷锋叔叔不光补袜子，什么他都这样“小气”。铁蛋他们看着面前两沓不同的衣服，真不知道这里边的怪处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又有人粗声粗气地喊道：“班长，班长！”接着一阵风卷进一个人来，此人浓眉大眼，腰粗膀宽，真是一座黑铁塔。铁蛋他们一看就喜欢地叫道：“王大力叔叔，王大力叔叔！”王大力一看，咧开大嘴哈哈大笑：“小鬼，你们又来找雷锋叔叔讲故事吗？我也正找他呢！”铁蛋说：“雷锋叔叔到团政治处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“真的？”“真的。叔叔你找他有事吗？”王大力是个笑话大王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神秘地说：“我找他有‘信的故事’。”“信的故事？”铁蛋他们说，“那你给我们讲讲吧。”王大力一摸后脑勺说：“哎呀，我可没班长讲得好。但我这个‘信的故事’可真动人！”说着就一屁股坐下来，高喉咙大嗓子地讲了起来：

“你们都知道，我王大力爱说爱笑，爱唱爱闹，尤其是革命歌曲呀，那是不离口的。可前十天，我的‘电台’忽然停止了广播，我的‘收音机’也关了闸，额头上就皱了这么个疙瘩。因为我接到家里一封来信，说是父亲得了重病。铁蛋，你是知道的，咱一参军，就懂得了个人问题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。当时部队正忙着训练，我就没有向领导请假，但心里总不

是味儿。嗨！我们的雷锋班长啊，最了解我们大伙的脾性，下午他问我：‘有啥事？’我摇了摇头说：‘没啥事。’他也摇了摇头说：‘不信。’一连问了我几次，我才把情况告诉了他。他安慰了我一阵，要我安心工作，不要背包袱。嗨！真没想到，刚才我接到家里来信，信上写着：‘寄来的二十元钱收到了，吃药后，父病见好，你安心工作。’你们看，这不真把我给愣住了吗？怪事，我就想呀，想呀……忽地想起来了，是班长，对！没错！一定是他寄的！……”

铁蛋他们被这动人的故事吸引住了，一个个用小手把胖乎乎的脸蛋支托着，圆豆豆的眼睛一眨也不眨。

天下真有这等奇事。就在王大力给铁蛋他们讲“信的故事”的时候，在团政治处里也发生了一个“信的故事”。原来雷锋刚一跑到政治处门口，团政委就拿着一封信迎出来说：“雷锋同志，这封信是你寄去的吗？”雷锋一看，信上端端正正地写着“中共辽阳市委收”，就说：“首长，是我寄的。”团政委激动地说：“雷锋同志，你给灾区写了慰问信，支援了一百元钱，回来咋一声也不吭呢？”雷锋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呀，首长。”

团政委看着面前的雷锋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说：“雷锋呀，你做得对，你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！”
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，一九六〇年夏季，辽阳地区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，党中央和毛主席派飞机给灾区人民送粮送衣。雷锋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，心里想：“党和毛主席这样关心灾区人民，我这个人民战士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呢？”他连忙拿出了自己存下的一百元钱，又写了一封慰问信，顶着大雨，跑到邮局，寄给了辽阳市委。中共辽阳市委就给部队写了表扬信，热烈赞扬了雷锋同志给灾区寄去一百元钱的深情厚谊。信中说，党和毛主席已经派飞机把支援物资运到了灾区。随信把钱原封寄了回来……

突然，外边一阵锣鼓声，“咚咚咚，锵锵锵，咚咚锵锵咚咚锵锵”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团政委和雷锋赶忙跑了出来，只见十来个人拿着一卷红纸，敲着大鼓铜锣向团政治处走来。雷锋搭眼一看，前边领队的人有着结结实实的身体，古铜色的面庞。哟，这不是郊区和平人民公社党委周书记吗？

雷锋一个箭步跑了上去，喊道：“周书记——”“雷锋！”周书记一把拉住雷锋的手，大声地叫道：“同志们，这就是雷锋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雷锋！”一语未落，那十几个人呼地围上来，又问好，又握手，敲锣鼓的小伙子手擂得像雨点，“咚锵，咚锵，咚咚锵”！这个热闹劲儿，却把团政委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雷锋转身对政委说：“首长，这是和平人民公社党委书记。”周书记一听是部队首长，忙说：“首长同志，我们是来感谢和表扬雷锋同志的！”雷锋在一旁却显得局促不安，他一边向周书记摆手、跺脚，一边说：“周书记，你……”周书记哈哈大笑：“雷锋同志，我们不能给你保密啦！”说着一面指示拿红纸的青年向政治处门前墙报上贴，一面就对团政委说：“在我们热烈庆祝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的日子里，雷锋同志支援了我们一百元钱。我们说什么也不肯收下，可雷锋同志说什么也要我们留下，他说：‘我在苦里生，甜里长，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，我要把一切都献给党，献给人民。这钱是人民给我的，现在就让它为人民的事业发挥一点作用吧！’雷锋同志这种热爱人民公社的一片红心，使我们全体干部、社员受到了极大鼓舞……”

“雷锋同志！”团政委听了周书记的话，激动地从口袋里掏出了辽阳市委的来信，举在空中说：“雷锋同志还支援了辽阳灾区人民一百元呢！”

“啊！”周围的人们更加激动起来，他们都转过头来，眼睛紧紧盯住雷锋。锣鼓声、欢叫声早惊动了周围的人，人愈来愈多，不一会儿政治处门口就集了黑压压的一群人。

“班长！班长！”这时只见一个大高个儿解放军同志拨开人群，一把抓住雷锋的手说：“你让我好找！你让我好找！”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高个儿闹得莫名其妙，一下静得连互相出气的声音都可以听到，只见那大高个儿张开四方大嘴说：“班长，这是你给我家写的信、邮的钱吧？”“什么？雷锋又给别人邮钱啦？”静了的人群又沸腾起来。

“王大力同志。”团政委叫了那大高个儿一声，原来王大力和铁蛋他们正在宿舍讲故事，听见锣鼓声，跑了出来。王大力是有名的“小钢炮”，他一见雷锋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放了起来。这时他只听团政委大声地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雷锋同志是我们全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，今天这一

件又一件的事，无不闪耀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。大家就地坐下，让雷锋同志给咱们讲一讲吧。”

“雷锋叔叔，给我们讲吧！”和王大力一同来的铁蛋一伙少先队员钻进人群中，拉着雷锋的手。

“对！班长。”王大力一听雷锋不光给他家寄了二十元钱，还给公社和灾区人民寄了二百元，早就激动得话也说不连贯了，“你……你就讲吧！”

大家都这么说：“雷锋同志，你就给我们讲讲吧！”

雷锋这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姑娘，红着脸，低着头，眼睛一直看着脚尖，嘴里咕嘟道：“叫我讲啥呀？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这时，只见周铁蛋急得直跺脚，眼睛滴溜溜地打着转儿，扭身就跑，接着铁蛋的几个小伙伴也跟着跑了。他们干什么去了呢？正当人们奇怪的时候，铁蛋一伙小同学像小鸟一样又飞回来了。他们满脸通红，头上滚着汗珠，小胸脯一起一伏。铁蛋手里扬着一双破袜子，大声喊道：“叔叔们，你们看！”一百多双眼睛一齐投向铁蛋手中的袜子。只听铁蛋又叫道：“雷锋叔叔把钱支援了公社，支援了灾区和有困难的叔叔，但他穿的就是这样的袜子。”他说着就数道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七、八……哎呀，整整十块补丁哪！”“什么？”周书记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站起来。他接过袜子一看，果然连袜子的模样都难认了。他双手端着袜子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就是雷锋的袜子？这就是我们雷锋的袜子？！”他再也说不下去了，眼眶里充满了激动的泪花……

团政委站起来说：“雷锋同志用自己的行动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。同志们，这不是一双普通的袜子，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啊！雷锋同志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！”

王大力霍地站起来说：“我们班长经常给我们讲，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。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丢掉啊！”

看着手中的袜子，周书记心口里蹦出一句话：“雷锋同志，你就把这双袜子送给我们吧！”

一双补了又补的袜子，在一百多双手中传过来，接下去；接过来，传

下去……这正是：

一双袜子接过来，
革命传统记心怀。
艰苦奋斗干革命，
雷锋精神放光彩。

弹弓和南瓜的故事

试试眼力

算起来，小旺今年读完二年级课本，就整整八岁了。妈妈在队里当猪倌，他放学回来，常帮妈妈垫猪圈呀，搅猪食呀，手脚勤快得就像风车轮子抹了油！妈妈常常表扬小旺，可是小军却有些不服气，他比哥哥小三岁，总觉得自己顶勇敢啦！譬如，有一次，一头种猪跑出了圈，他去赶，种猪撅起长嘴巴，哧哧地向他示威，他却还是扑上去，死死捉住猪尾巴，猪一撞，把他摔倒了，额上也渗出了血，他连哭也没哭。他学解放军，哭是软蛋，解放军才不哭哩！他拍了拍挂在胸前足以表示他是军人的武器——一副弹弓，显出满不在乎的神气。提起弹弓，小军就不得不佩服哥哥了：哥哥的枪法真棒！还有一肚子的军事知识哩！

这天是星期日，猪场只留下小旺妈一人。小旺和小军先到猪场帮妈妈推了十几车垫圈土。吃过早饭，妈妈到队部去了。小旺和小军就又开始“军事训练”啦。小旺、小军各自拉开弹弓，寻找目标。恰巧，一只麻雀立在墙头，摇头晃脑，喳喳乱叫。小旺一弹射去，叭，声响鸟落，乐得小旺快活地大叫。轮到小军了，可是却没个鸟可以用来施展手段。“它们怕啦，全躲开了！”小军刚这么想着，突然叫道：

“哥，咱打那个南瓜！”

在哪？小旺随着小军手看去，噢，原来是东院墙头吊的那个碗口大的南瓜。

提起这南瓜，小旺就一肚子火。墙那边住的是地主王迫人；他在墙那

边种上瓜，瓜蔓爬过墙头，在墙这边结了三个南瓜。

“哥，狗地主把瓜结到咱院里，这不是侵犯咱的领空？咱打吧？”小军说。

“打！”小旺一挥手，像指挥员下了总攻命令一样。

叭！小军一弹射去，石子钻进瓜里，瓜上出现一个小三角洞。

“好啊！”小旺把小军一下子抱起来，祝贺他武艺高强。两人正开庆功会，妈妈从门外走了进来。

抢下任务

妈妈一进院，就问道：

“你们又在干什么来呀？”

“妈妈，我们在实弹射击，我和哥哥都是优秀！”小军激动地汇报战绩。

妈妈摸摸小军的头，问：“胡打啥哩！”

“妈，我们是打‘来犯之敌’！”小旺赶紧说。

“‘来犯之敌’？”妈妈真想笑。小旺指着南瓜又说：“这南瓜是地主的，它长在这儿，侵犯咱的领空！”

妈妈一听，直笑得眼泪都抖了出来。哎，妈妈这是怎么啦？

“孩子，对于王迫人这号人，我们要时刻警惕他搞破坏。可这南瓜不要打了，它又不是阶级敌人呀！”

咳，真糟糕！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小旺懂事地点了点头；他看看小军，小军却吐了吐舌头。干吗呀，有了错误还这么不严肃？小旺用手指一戳脸蛋，嘴一闭，轻轻说出个：“羞！”

这时，妈妈戴上草帽，说：“今儿个你俩就在家玩吧，我晌午要去公社开会，这会儿还要去寻个人临时照看猪场哩。”说着就要出门。

小旺那对黑溜溜的眼珠儿骨碌一转，跑到妈妈面前说：

“妈，这任务交给我们！”

“你们？”妈妈心上一动，问道，“你们能成？”

“成！”小军醒悟过来，赶忙说。

“猪尿下咋办？”

“垫土。”

“猪叫唤咋办？”

“添食。”

“坏人来破坏咋办？”

“和他斗争到底！”

小旺妈想：也好，让孩子们闯荡闯荡吧！再说，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回来了，这任务就交给这兄弟俩。

“小旺、小军，”妈妈郑重地说，“猪场是咱队的集体家业，亩产超千斤，就靠它坐底哩！社员们都拿眼往这里瞅；可阶级敌人也往这里瞅哩，他们是恨得心里都能长出牙来呀！孩子，看猪场这担子不轻哩！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小旺、小军看妈妈答应了，双双啪地来个敬礼，一转身，咚咚咚地跑出门，箭一般的朝猪场飞去了。

猪场，就在村南头。齐刷刷三排房子，一律白墙蓝瓦，甚是好看。兄弟俩走进一看，嗨，那头肉猪，壮得像头小牛，粗短嘴巴，大片耳朵，肚皮挨地，正撅起屁股，在泥土里用嘴巴犁地，好厉害的家伙，嘴一拱就犁起了半尺深的沟！再看那头母猪吧，摊开四蹄，懒洋洋地躺在阳光底下，那些肉疙瘩猪崽儿，咕咕涌涌地争着吮乳头，哼哼地争个不休，可那老母猪不烦不躁尽着猪崽儿们胡闹，竟然慢慢闭上眼睛，呼呼入睡了。啊，真有趣，小旺和小军可来兴头了，到这个圈垫垫土，到那个圈拌拌食，然后又拿起篦梳给猪娃们梳毛。

小军梳着梳着，就给哥哥说了个谜语：“有个懒家伙，只吃不干活，戴顶帽子帽边大，穿件褂子纽扣多。”

小旺当然知道谜底是什么了。他摆出大人的样子，问起小军：

“你说养猪为了什么？”

“吃肉。”小军说，为了表现他的正确性，又特别强调道，“给工人伯伯，解放军叔叔，城里阿姨……”

“不光为了吃肉。”小旺纠正说，“猪多肥多，肥多粮多，粮多贡献多。咱队要超千斤，猪的作用可大啦！”

知道的这么多！小军羡慕地看哥哥：“那我就当个养猪员，喂那么多那么多，啰啰啰——”突然，东边猪圈一阵响动，就听见猪在大声叫喊：

“哼噢——哼噢——”

小旺小军过去一看，三四个猪在槽里争吃一堆南瓜瓢。一头大花猪横冲直撞，硬是不准小猪们吃。小猪又饥又气，只好不断地呼抗议口号。

“坏蛋！”小军用搅食棍敲了一下大花猪的脑门，把它赶过。三头小猪嗷嗷嗷地扑过来，腾腾腾一阵猛吃，很快吃完了瓜瓢，槽里像扫过一样。然后它们抬起头来，一边看着小旺、小军，一边咂着嘴巴，好像说：“真香！还有吗？”

小旺难为情地回避了小猪们的乞求眼光，对小军说：“猪最喜欢吃南瓜瓢，咱到村里各家去要瓢好不好？”

小军拍着小手称道：“好，好！你跑东边，我跑西边。”

说干就干，兵分两路，各自行动。一会儿，东巷口就响起了小旺脆生生的喊声：

“谁家有南瓜瓢哎，交给猪场哟——”

地主献瓜

咣当！东巷头一所破烂楼门前，一个黑瘦女人恶狠狠地把门关上。

“交给队里？哼，我还靠这沤粪哩！”

“啥事呀，他妈！”听见关门声，王迫人从旮旯里出来，老花镜下眨巴着一对鸡尻子眼问。他这几天正害红眼，没有出工。

“小旺来收瓜瓢，说是要喂队里的猪。”

“啊，叫小旺照看着猪场？”王迫人闪着红眼，一道阴影掠过他的眉宇。这王迫人呀，真坏！是个六十岁的瘦干鬼，一肚子的瞎蛆，见缝就想屙。今早他看见小旺妈又到公社开会去了，还以为是哪个大人照看猪场哩。这阵一听说是小旺看猪场，就冷笑了一声：嘿嘿……这倒是个天大良机！他对老婆说：

“去，摘咱的南瓜去！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喂队里猪。”

“啊！”地主婆愣成粗红薯，“你是咋啦？小旺妈要喂猪，你暗地里煽火要拆她的台，结果人家毫毛没损，你倒头低下了三天。这会儿，咋把自家的瓜给人家猪吃？”

“头发长，见识短。”王迫人说，“你知道个啥？我要……”他凑近老婆耳边叽叽咕咕了一阵，地主婆那吊死鬼脸一下子笑成个瞎南瓜。

“鬼！你真是……就这么干！”

地主婆搭了梯子爬上墙头，摘来了刚才挨了小军枪弹的那个南瓜。王迫人操起刀，咔嚓一声，切成两半，随手把柜里的一包东西倒在里面，然后拿着两半瓜跑出门，对着刚刚跑过来的小旺说：

“旺子，我为集体贡献个力量，唉，老老实实服从改造，争取卸这个帽子哩！”

小旺翻眼看他，只见一双鸡尻子烂眼窝上，戴一副老花镜，只显得一个尖下巴，活像一个未长熟的皱皮葫芦倒栽在肩膀上。哼，这号人肚里还有好水？小旺瞪着他，呸地唾了一口。

“滚远！你的瓜猪还嫌臭哩！”

王迫人落个烧脸红，看着小旺走远了，才恶声败气地说：“嗨，这世道，毛猴子也在我鼻尖上拉屎哩！”

进得门来，咚，把瓜一撂，只气得脸色发紫。爬上墙头，看着流着水的瓜把，后悔刚才对小旺估计太低了。就在他叹气的时候，一抬头却看见小军从西巷头提了一篮瓜瓢过来，篮里还有一个切开两半的小南瓜。只见小军把篮子放在路口，自己跑回家去了。他红眼一挤，就跳下墙，拿了自家的南瓜跑出门，放在小军的篮里，又把篮里的那个两半瓜拿了回来。刚一进门，就扒在门缝向外看，只见小军从家里拿了一大堆瓜瓢，放进篮里，唱唱啼啼地走了。

……王迫人发疯似的直喊老婆倒茶；然后抱个水烟袋大口大口地吐烟，烟圈一个连一个在空中飘，王迫人觉得好像坐在那烟圈上，已经飘然若仙了。

公鸡死了

猪场里，小旺和小军正分着瓜瓢。

他们按着猪的大小、肥瘦，把瓜瓢分了几堆。正要给猪儿们开牙祭，王迫人家的那只大公鸡偷偷溜进猪场，趁小旺小军不注意，走到那个两半块瓜前，唧唧唧就是几口。

小旺急忙赶开，骂道：“地主家的公鸡也和地主一样坏，吃死你这个坏东西！”

不想那鸡竟扑棱着翅膀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，翻瞪白眼，一会儿就蹬了蹬腿，果真死了。

这突然的事，使小旺小军吃了一惊！

“这是中毒啦！”小旺说，“鸡是吃了那半块瓜的瓜子死的，一定是瓜里有毒！”

啊！小旺小军忙拿了那两半块瓜到村医疗站找赤脚医生小王化验。果然不错，瓜里含有剧毒老鼠药。

这瓜是谁家的？小军记得是二毛家的；因为他家一窝瓜蔓死了，摘下一个小瓜来，切开一看不能吃，就交给小军了。咳，二毛爸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，全家思想好、觉悟高，哪能干出这号事呢？小旺和小军都摇了摇头。那么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……

小旺拿着瓜细细地看着，突然发现一个半块瓜上有一个三角小洞。小旺忙问小军：

“这个洞不是你打的那个洞吗？”

小军接过瓜一看，就是呀，碗口大，紫绿皮；瓜上有个二指深三角小洞，一粒石子还嵌在里边。怪！这是从二毛家拿的，怎么又是地主家的？小军摇着南瓜，南瓜只是不言语……

小旺蓦地记起王迫人“献瓜”的情景，就问道：“你到过地主家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碰到过王迫人吗？”